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

十五

唐紀

憲宗皇帝

在位十五年



講純順宗長子也初封廣陵王永貞元年三月立為皇太子八月詔皇太子即位

丙戌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水兼領三川上不

許遂發兵圍闢陳州使使陳州於梓州上啟討闢而重

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

慙直降書生取之如拾芥爾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

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悅之

翰林李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高崇

文將少騎五千為前軍為其馬使李元弁山南西道節度

使嚴礪同討闢黃裳論及潘鎮黃裳曰德宗

自經憂中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

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奏之即降旌

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紊紀綱宜稍以法

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

用兵討蜀以至威行西河皆黃裳啓之也本劉闢陷梓州

執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上與宰相

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拱端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

同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風夜

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尚慎選天

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退用以公賞刑以

信則誰不尽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

此盧扁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

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

杜黃裳

黃裳

論重

李益

高崇文

相武元

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於當時。取議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然本傳云其崇文於治道。領其大都督也。三月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劉闢將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以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租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一萬緡。九月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及擒之。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并獲其黨。誅之餘無所問。從容指揮。一境皆平。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捕獲高崇文。方畧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力也。

丁亥二年。杜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正月乙巳。以黃裳同平章使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以戶部侍郎武元衡為門下侍郎翰林李吉甫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吉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翁然稱吉甫為得人。本○夏蜀既平。藩鎮惕息。揚惠。時方夏。便留使新。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絳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絳實無行意。屢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絳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絳。

唐德宗

李絳狀

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絳言窮遂謀反。冬十月左右執錡械送京。則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李士奭相李降上言。以為李錡僭侈。割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輦輸上京。忠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貨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則上嘉歎久之。即三其言。絳守傳

李絳傳曰。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公已尊道貴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而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如是則可。尚祖宗合德。二曰。中興夫何遠之有。帝曰。美之又言。朕將書。

李絳非言者

上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誦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如何。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

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恐不至。況罪之乎。知此杜

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本傳云。如欲陳

六及將以開則又憚而前。六半故上達者。小十二。○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

元和國計簿

上之除鳳翔。鄜坊。淮西。雷。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辨止於兩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

二戶資一兵

相養自

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戊子三年。以戶部侍郎裴均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

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還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

均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籍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

唐憲宗

裴均定

增不私

遣使

李絳諫
用兵河

李絳諫
討洪西

及先聖萬倍者乎。均亦竭二輔佐。上嘗問均為理之要。河
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上

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
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头估

以重斂於民。及均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
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

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三息。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
人得失。均獨賞之。榷均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

人自遠。請之。均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
司。均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

日有育一二憐公者。不妨得之。均則必不可。本傳
已丑四年春正月。北方旱。飢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為江下
二浙。荆湖。襄。鄴等道。宣慰使。賑恤之。不行。上戒之曰。朕宮

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一日則百姓則不計費。卿輩言
此意。勿效潘孟王飲酒遊山而已。孟陽上欲革河北二水

此上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
裴均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

今奪承宗。沮勸達理。彼必不服。由是詎又下決。上以問諫
李士李絳對曰。河北不遵。聲則可不否乎。然今日取之。以

恐未能成。德軍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余年。中二
習。不以為非。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

范王二下。易定。不肯以士山不。為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
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議也。絳等○時吳少則

病甚。李絳等上言。少誠病必不起。二西事體。尚河北不同。
四旁皆國家州縣。不為賊鄰。無黨則相助。朝廷令帥。今正

其時萬一不從。可二乎。心願赦承宗。以收鎮異之心。坐待

唐憲宗

以中官
為制將

械且必獲申蔡之利辭。○冬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
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翰林李士白居
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
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公神
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
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
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已矣。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
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居易及丞繼傳

庚寅五年是時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閱月
不賜對李絳請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
以為害霸最甚公臣等飽食不言自為計得矣如陛下何
有詔明日對便殿絳。○秋七月王承宗遣使目陳為盧
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

越王承
宗

蓄財以
備用兵

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以無功制洗雪承宗以為成德
軍節度使悉罷諸道行營將士。○翰林學士李絳嘗從容
諫上聚財上曰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
數千里淪於左社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絳
反故不得不蓄聚爾不然朕官中用度極渙薄多職何用
邪本傳

論為政
宜猛

辛卯六年正月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上問宰相以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
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於人背是故安
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
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本傳
云德輿對曰唐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及天
室大盜竊發俄而夷戎由奉朔之化感人心原○李吉甫
奏自漢至隋十有二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入室以後

唐書宗

首卷

相書

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十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眾請省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於是命段平仲韋貫之李絳同詳定結甫○以戶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為相多脩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用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本傳

壬辰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絳惡其為人出為郵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曰朕諳李絳必不爾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識情於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凡第子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海虞而棄才是乃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三月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與少家給人足費猶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公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警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李絳傳

德宗

德宗

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卿輩宜用此為戒事用

唐書

非是當力陳不已。勿以朕怒而遽止也。漸○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夫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漸○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震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是父子乎。上曰然。本傳。

謂宰相曰頓懷憂謀欲朕失人心也。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吐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為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諸將立其子懷諫為副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為屬肆則悉為俘囚矣。既而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眾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謀環與四拜請為留後。興度不免乃謂眾曰汝肯听吾言乎。皆曰唯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嚴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遷懷諫於外。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

李絳

李絳不

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昇奉其土地兵衆坐待
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抗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
士表來為請即誠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
士為重朝廷為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上從之以興為魏
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泣流涕士衆無不鼓舞絳等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寤皇化一日舉六州之地
來歸剽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
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動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
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与大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
之上以語絳絳曰田昇不貪土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
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討不以收一道人心錢
用及更來機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
六州期年而克之其寬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

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精財正欲為平定四方不然徒貯
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
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
雷成德充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倭彊者果何
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與听之終夕不倦待度禮
極厚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御軍寧為朕惜官勿用之
私親故李吉甫權欲與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
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
其才器与官相称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
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
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本傳

癸巳八年賜魏博節度使田昇名弘正○上問宰相人言
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

唐書

本傳

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諸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是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羣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本傳

計元

甲午九年春少絳屢以足疾辭位罷為禮部尚書○閏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十一月以李光顏為節度使嚴綬為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元濟元濟傳

柳宗元

乙未十年以求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以為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羣木之材規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厦既成則獨名其

柳宗元

功受祿三品亦猶相天下者立紀綱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其不知體要者反此樹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所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之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廣去不復顧其前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大恩愛之大勤旦視而暮抚已去而復顧其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挫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雖曰愛之其害之雖曰愛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為政亦然吾居鄉見長者好煩其令若其憐焉而卒以禍之日暮吏來

柳宗元

度書洪
而可也

負論洪
西事直

漢書
元尚

任書
以討賊

集傳
集傳

民而令之促其耕獲督其蠶織吾小人輟糶養殮以勞吏之

不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凡病且怠職此故也此

其文之有理者也柳○吳元濟遣使求救於相鄆王承宗

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諸軍討淮西久未

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

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

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小

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

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

時曲上以裴度為知人頗敬○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

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銜意誅

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相不敢主其

謀亦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然給遣之六月癸卯天

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請安為東門有賊自暗中殺之取

其顛冠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度德情厚

得不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元○

或請罷度官以安相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好謀得

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乙丑以度為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

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

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計賊愈急本傳

丙申十一年夏四月司農卿皇甫湜伯各以兼中丞權度

支始以聚斂得幸傳六月高饒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

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豈

得以二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

者亦稍息矣度傳

李愬

丁酉十二年以太子營軍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淮西人
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愬謀蔡
州遣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州名遇吳元濟捉生盧玘丁
士良與戰擒之愬命釋其縛給其衣服器械玘為捉生將
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眾據文城柵為賊左臂
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
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
以歸○三月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愬慰勞之降其
眾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
愬與秀琳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
琳無能為也會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使廂盧候史
用誠擒之○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
鹽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

度為

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
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
之故未降爾若臣自前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
矣上悅六月以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
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賊滅
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李愬將
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且出其不
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
級○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洄曲及四境
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
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夜半雪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
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
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城下無

蔡州

唐紀

淮寧

李勣論
用兵

蔡人即
吾人

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鑿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雞鳴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曰寢笑曰俘囚為盜爾曉當盡殺之又自告者曰城陷矣元濟始起聽於廷聞勣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泗曲勣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勣降元濟於城上請罪梯而下之樞送京師不戮一人屯於鞠場以待幾度變入城李勣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勣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勣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盛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政勣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莒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撻矣何暇立功乎張督服勣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轉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聞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書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轍○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父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雖居中士其風俗擴古矣過於夷貊故以

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元成十

師道

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地

戊辰十三年春淮西既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

興未

說之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

許之二月汝龍首也北承暉殿土木寔興矣

采黼曰滄海之六狂濤不加溝壑之盈一雨輒溢人之

器量大小猶是也舜能兢業於四夷來王之後成湯微

懼於十一征無敵之餘九夷八蠻通道細行之於猶故

也六服羣辟承德逸欲不生猶昨也先王處成功之後

類皆如是晉武帝平吳而怠隋文帝平陳而驕唐憲宗

定淮蔡而侈是與兩集畎澮流泛四出何異哉夫以四

年之力環天下之兵僅平四小州當是時李師道反覆

不臣猶未之討也王承宗再討不服猶未納款也劉總

尚未入朝吐蕃猶未息寇天下之事未滿人意者其類

尚多夙夜祇懼猶恐不給今弓矢未櫜土木已興閭閻

未奏諫諍已懷寵宦官而受之印而中貴益橫任盜臣而

使當國而小人益肆亦以憂勤十年之功而隨喪於一

役僅成之後不得正終以盡天年由量之不宏也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濬既就

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

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隸二州

朝

劉總

獻地

王承宗

唐憲宗

相皇甫
鍾稭異

裴度論
異相
可相

求神山

迎佛骨

裴度論
朋黨

裴度論
骨表

程昇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八月縛以本
 官并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
 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唾之之歔歔○裴度耻與小人同列表
 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天下治亂繫朝廷朝廷輕重
 在輔相所可惜者淮西湯定河北甄寧承宗鈔手削地韓
 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
 服其心耳陛下建非平之業十日八九何忍還自壞壞使
 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由是縛益無所憚程
 昇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
 筆故終免於禍出度等傳縛傳云帝欲於立功而皇甫
 中與之不終有為而然○
 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薦山人柳
 泌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煉藥○功德使上言鳳翔
 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又安樂
 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上遣中使帥僧衆迎之○上嘗謂
 宰相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公君子
 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
 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本傳

己亥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
 乃歷送諸去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婦產死於
 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
 者夷狄之一法爾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
 安樂當是之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
 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
 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
 唐憲宗

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
 豈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心敬賤豈可更惜身命乞
 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此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
 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異也
 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災咎宜加臣身上將表
 大怒以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變度羣為言愈難行發於忠
 悃且寬容以開言路乃此愈為湖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
 莊與儒皆爭漢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
 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
 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悲其蠢財惑幾力排之愈傳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教益窮胡胡反
 聖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別蠹討究儒術以興與董醜
 淫漫始自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元和間愈

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規末流反刊五官以撰別
 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班固以下不論也
 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驚別驅汪洋大
 肆要之無抵悟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
 為未醇寧不信然全進諫陳謀排難恤孤矯佛偷末皇
 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佛老頗行聖道
 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為怪神愈獨噴然引聖
 爭四海之惑雖家誦笑貽貽而復奮始言末之信乎
 大顯於時昔孟軻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一家
 乃去千餘歲撥夷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向雄
 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文苑傳叙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
 宗大難始夷公江左餘風縮章繪句揣合低昂故下揚

為之伯元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研究索理致崇雅
興淳氣益雄渾則無許物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皆需
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儒嚆道真涵泳聖遊
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知之非逐百家
法度森嚴抵轢研晉魏上軌乙漢周唐之文死然
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
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
言詩則杜東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譙怪則李賀杜
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其可尚也
蘇東坡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
怒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闡盛衰浩然而獨存
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
智所以與王公不可以與野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

得而大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幽而不能
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紳李逢吉
之譏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
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二月李愬田弘正屢敗李師道兵師道聞官軍已通發民
治鄆州城斬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
劉悟勒兵捕師道與其一子斬之亟自送弘正營直
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白廣德以來垂六
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
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安國等
覘七地遠近計士馬彘寡校倉庫虛實分為二道下從之
藩鎮之裴度纂述蔡鄆用以以來上之憂勤機畧因侍宴
獻之。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拒朝

身重
委以刺
史節度

皇甫
諱

文宗
示理

命六十餘年者由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
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
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
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詔諸道節度都

團練都防禦使所統支郡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
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
為患故重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
繇處置得宜故也皇甫諱○裴斐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諱

之黨陰擠之也諱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
度使。上問宰相文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
文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
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

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
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
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諱深恨之

綱目傳曰帝問文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
相反邪李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
官守知人之艱難臨位初任姚崇宋璟厲精聽納故左
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
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嘗欲自滋內則盜臣勸以
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在
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人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
亂也

上服柳泌藥日加躁渴

綱目十五年春正月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暉
反於粉為太子上不許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

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夷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節，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弘毅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灑王，俾閏月穆宗即位於大極殿。皇甫鍾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杖殺柳泌，餘方士皆流嶺外。

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取見屈於正論而志受欺於奸諛，故比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為賣自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至於唐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諫，不惑羣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其為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尤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惑焉，未有不為患也。

上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竊愛之，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上甫過，公除即事游畋聲色，賜與無節。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五十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五十一

唐紀

穆宗睿聖孝皇帝 在位四年 壽二十

諱恒憲宗第三子也元和七年立為太子十五年正月憲宗崩太子即位

德宗
開各分
明堂

辛丑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幽州軍士作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自稱留後。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為錢者所以權百官賢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畜聚全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

兩稅
始令

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溢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繡獨鹽酒課用錢

文
銷兵

壬寅二年春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畧定肅僥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大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數每鎮百人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伯鈞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心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元穎王權為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殺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

唐紀

蘇軾
蘇軾

裴慶英
印然酒
自如

文宗立

中外相
實以大
平可冀

劉齊
言集

一曰宵衣以調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調服御垂異三曰
罷獻以調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調悔棄謹言五曰辨邪
以調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調輕出遊幸上優詔答之

丙

二年春正月裴慶英自興元入朝以慶為司空同平章

事慶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慶飲酒自如頃之
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慶不應或問其故慶曰此必使人
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慶人
服其識量○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球好手搏性復
褻意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
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球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
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執上於室內
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知樞密王守澄以衛
兵迎江王涵立之是為文宗○上自為諸王時深知兩朝
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
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准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
放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復舊制每五日未
嘗不視朝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大平可冀

文宗元聖孝皇帝 三 在位十五年 壽三十三

諱昂穆宗第二子也初封江王寶曆元年十二

月敬宗崩無子劉克明等欲立絳王悟權樞密使

王守澄等奉江王立之而率兵誅克明等

戊申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
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上親策制舉人賢良
方正曰昌平劉齊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宮
闈將亦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慕
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

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數近五六人總
天下大政禍終蕭牆姦生惟怪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
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閣寺特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
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邪之路屏
叢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
戒憂其所宜憂若官馬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
不敢取詔下物論竄然稱岳李帥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
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乞
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

宗閣二
德裕

庚戌四年正月李宗閔引薦牛僧孺同平章事於是二人
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李德裕
為京兆尹

辛亥五年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
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

李德裕
請降

誣告申錫謀立章王貶申錫為開州司馬申錫竟卒

李德裕
吐蕃

所○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
已遣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陳出師之利事下尚書省

李德裕
悉怛謀

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
中國禦戎守信為上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

李德裕
慘酷

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
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李德裕
文島

壬子六年十一月以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

李德裕
文島

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

李德裕
文島

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

李德裕
文島

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疎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

李德裕
文島

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大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
僧孺對曰大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

大平無象

非至瑋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天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
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
十二月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溫公曰君明臣忠上令自從後良在位後邪黜遠禮修
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
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大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閭寺
專權督君於內非能遠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非能制
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非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歛
日急骨肉縱橫於原野杆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
大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丞弼進則
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相李德裕

卷四七年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
之論明黨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杜牧憤河朔

杜牧罪言

二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
畧以為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之用人
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
未嘗五十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
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
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為國家始踵隋制開十
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亦其
實天下之大命也真觀中內以十六衛蓋思公戎臣外開折
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
無事則放兵居內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
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寇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
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
暴交掠豈暇異圖雖有寇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開元末

原十六衛

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
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滿奔
矢往內無一人矣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
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遠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

德裕罷

甲寅八年上欲以李仲言後改諡為諫官實之翰林李德裕
曰不可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辛
相乃薦奸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
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曰顧適見
色殊不懌而罷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出德裕同平章事
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乃以德裕
為兵部尚書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於是
復以德裕為鎮海節度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
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愚朋黨
難去

淵公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
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
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
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
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
辨之且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
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
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強不能斷邪正並
進毀譽交至取舍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
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蚋殪我
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
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為誣為實
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為私其人為君子為

唐文宗

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
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
雖使之為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為乃怨羣臣難治是猶
不種不立而死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

乙卯

九年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

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

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

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已

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於是

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二李之黨

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

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

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以御史中

李訓

丞舒元興為刑部侍郎李訓為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訓

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李訓鄭注密言

於上請除王守澄冬十月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

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

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畧盡矣○十一月戊辰王

守澄葬於滏水上所謂鄭注奏請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滏

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訓與其黨謀曰

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宦者已而非注去

之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左金吾聽事後

石榴夜有甘露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

還訓奏臣與眾人驗之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中尉仇士

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風吹

幕起見執兵者甚眾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奔詣上告

甘露之

任李訓
鄭注
宦官

事變於詩

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迎上扶升輿決後殿果關前飾果復思也疾趨北出金吾兵已登殿入請事於此御史臺從人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命禁兵出閣門討賊殺王涯等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死者百餘人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酷賊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王涯賈餗舒元興皆收繫斬之。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使斬鄭注滅其家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上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措紳賴之

會代城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頰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至是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讀書最為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服

二年夏四月上對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

四年春三月裴度薨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

裴度保
國重
郭子儀

家製

武宗

德裕
辨和正

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遠遠達
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若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
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十一月上有疾少間坐憲政殿召
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陸
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
報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報獻受
制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
下墀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是為武宗。五年春正月上崩中尉仇士良等立穎王為皇太弟
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
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
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
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
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
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
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
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
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出
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
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
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
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後改
大罪則加之誅謹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

唐紀

武宗至道孝皇帝 在位六年 壽三十三

諱炎穆宗第五子也初封穎王先是文宗太子
永壽無子立敬宗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開成
五年正月文宗崩中尉仇士良等矯詔廢太子
立穎王為皇太子即位

行補近
論維州
事

會昌三年春三月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云維
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
之路自為吐蕃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
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軒食累朝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
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
震懾山西八國皆頌內屬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
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
以來未有此事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
將軍

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
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
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
城而彌奸使敵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
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
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
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
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
而忘義猶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人
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

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可義之拘牛六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非端可見矣

胡氏管見曰司馬氏估僧孺抑德裕其素志也至於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為非愚切謂其言之過矣蓋維

州本唐地也唐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以棄焉者也夫信近於義而後言可復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

馬氏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既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

蕃棄祖宗上字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遺兵據之沈數十年之耻追獎悉怛

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奏稱從

諫疾病請命稹為留後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

故累朝已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頃時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尤不許軍襲

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

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稹所

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

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

偏諭將士以賊平之厚如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

海格持
可案

為武字

遂決意討積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以王元
 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元逵受詔
 之日出師屯趙州帝遣刑部侍郎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
 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
 元逵張仲武皆具囊鞬吐居誘叛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
 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中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
 氣三鎮無不奉詔○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
 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
 常宜以奢靡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
 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
 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其黨拜謝而去

甲子四年八月鎮魏邢洛磁三州降宰相賀李德裕
 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
 郭誼積謀主也必果劉誼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未幾
 誼果斬積收積宗族盡殺之誼首降宰相賀上曰郭
 頊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誼驍獍子耳駭語駭反咀兵
 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積以求賞此而不
 誅可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
 為然郭誼等至京師皆斬之

溫公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元元濟劉誼
 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為亂終
 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
 之於後臣愚以為比日失之何則賞奸非義也殺降非信
 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
 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
 徒亦胡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既受其降

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則其死固無言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笑殺之非也

乙丑五年李德裕秉政日久頗徇愛憎人多怨之

丙寅六年春上疾久未平中外憂懼初憲宗納李錡妾生

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大和以後益自韜匿及

上疾篤諸官密於宮中定策立怡為皇太子叔更名忱大

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感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

焉○三月帝崩宣宗即位宣宗素惡德裕之專即位之日

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大尉和每顧我使

我毛髮油漸○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以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文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

位重有功眾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

宣宗元聖皇帝

在位十三年

壽五十

諱忱憲宗第十三子也封光王為人嚴重寡言

宮中咸以為不慧武宗疾大漸中官馬元贄立

為皇太子會昌六年三月武宗崩皇太子即位

丁卯大中元年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為翰林學士及

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敏中秉政

九德裕所薄皆不次用之德裕尋貶潮州司馬

戊辰二年二月以知制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上嘗以大

宗所撰金鏡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

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九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

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秋九月再貶李

德裕為崖州司戶卒

己巳二年閏十月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

嘗有志復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

唐武宗憲宗

唐書

憲宗

白勳中

憲宗

帖事行
言者於
聖

父老所
併男縣
今

手讀大
臣章疏

面察利
更無否

臨事時
聖

甲戌八年秋九月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
也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
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衆則之村冬十月
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
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上召翰林學士李燾
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
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手曰全未全未尚
畏之在上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
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
見其奏由是益與朝上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乙亥九年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為懷州刺史初上校獵
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
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莫謂
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關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
入謝上以此獎厲眾始知之

丁丑十一年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
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草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戊寅十二年上御方士藥已覺躁渴○上詔刺史毋得外
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
人為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

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
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設施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
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

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亦嘗見其有情容每
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恐怡然
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

唐書

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嘗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東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流衣也

已卯十三年上創道立樂疽發於背八月崩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詒於唐工人思誅之謂之小太宗丙申懿宗即位

懿宗昭聖孝皇帝 在位十四年 壽三十一

諱漼宣宗長子也始封鄆王宣宗愛養王滋欲立之又鄆王長久而未決大中十二年宣宗有疾屬變王於中官王歸長等而中官王宗實等矯詔立鄆王為太子而殺王歸長等八月宣宗崩太子即位

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攻陷象山浙東騷動安南都護王式討平之

戊子九年徐州戍卒龐勛作亂戢至千萬康承訓與朱邪赤心討平之赤心賜姓名李國昌以為大同軍節度使

癸巳十四年秋七月上崩僖宗即位 僖宗惠聖孝皇帝 在位十五年 壽二十七

諱儂懿宗第五子也初封普王咸通十四年懿宗有疾官官劉文浹等立為太子七月懿宗崩太子即位

甲午乾符元年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重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於長垣

王仙芝 作亂 懿宗 僖宗

乙未二年上之為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游。盛政事。委令。致。○黃巢亦聚眾千餘。入應王仙芝。巢少領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剽掠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

丙申五年春。沙陀兵馬使李昌國之子克用起兵。殺大同防禦使段文楚。自稱留後。後為後唐。○招討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眾歸之。推巢為主。號衝天大將軍。○王郢之亂。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都知兵馬使。

丁酉六年春。高駢擊黃巢。屢破之。巢遂趨廣南。冬。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計三四萬。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十一月。黃巢北趣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之。巢與尚讓收餘眾。渡江東。走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眾至二十萬。

黃巢
入長
安
辛興
元

庚子廣明元年秋七月。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壬午。賊攻潼關。關上兵皆潰。田令致奉帝自金光門出。黃巢遂入長安。○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請車駕望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圍收復。壬辰。巢即皇帝位。國號大齊。改元金統。○鄭畋還鳳翔。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軍勢大振。○田令致勸上幸成都。上從之。

辛丑中和元年三月。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眾五萬寇

如賊討

朱漢

鳳翔敗使唐弘夫仗兵擊之賊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
餘級伏尸數十里鄭畋傳檄天下潘鎮合兵討賊時天子
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
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未幾鳳翔司馬李昌言作亂畋
奔行在而薨○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舉州降賜名
全忠○黃巢兵勢尚強河中留後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
監楊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強兵彼亦有徇國之志
誠以朝旨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王鐸在河中乃墨
敕召李克用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

三年二月李克用進軍乾院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
尚讓等將十五萬衆屯于梁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
衆大敗三月克用進軍渭橋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
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四月克用等自

李克用

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克用時年二
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
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克用為
河東節度使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四年春二月克用追及巢於中牟奮擊大破之尚讓
帥其衆降○六月武寧將李思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立
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
以降○秋七月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遣使奉表詣行
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乞遣使
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
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田令孜益驕橫禁制天
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

光啟元年春二月車駕至京師○秦宗權稱帝於蔡

李元甫
犯京城

州宗權中和元年起兵○李克用奏請誅令致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克用進逼京城令致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京兆尹王徽累年補苴僅完一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內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令孜請上幸興元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宰相朝臣皆不知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米玖李昌符引兵追逼乘輿○三月車駕至興元朱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煚權監軍國事致部將王行瑜斬致執襄王煚殺之詔以行瑜為靜難節度使

三年以錢鏐為杭州刺史○前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八月高駘部將楊行密自稱淮南留後後為吳

戊申文德元年上疾大漸觀軍容使楊復恭立壽王傑為皇大弟癸卯上崩昭宗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以傳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列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傑踐祚之始中外欣欣焉

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官官所立者六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五十二

昭宗
立

